

和人香書

卷

五

詩選



和人香書



聞春十五年精選
文立正書

和人香書

北方文華出版社

上 267.1

21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香人和 / 蔡玉洗, 董宁文编.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5

(开卷十五年精选)

ISBN 978 - 7 - 5317 - 3449 - 9

I . ①书… II . ①蔡… ②董… III .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Q003 号

书香人和

主 编 /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 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装帧设计 / 观止堂_未泯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35 千

印 张 / 10.75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317 - 3449 - 9

定 价 / 38.00 元

总策划
曾以约

主编
蔡玉洗 董宁文

编委
李云飞 王振良
马营寨 陈卫新
孙志洋 宋 健

目 录

徐雁平	历历春风侍坐时	1
董 桥	白先勇的故都旧梦(外一篇)	6
沙 白	为卞之琳送行	10
王圣思	诗谊如水	14
章品镇	未能如愿的回乡之行	19
顾 农	追忆林散之	25
许觉民	怀艾青	28
纪 申	“这就是巴金”	31
辛丰年	六十年前的惜别	35
周 实	永厚老兄	40
流沙河	文学同窗四友	43
王湜华	访杨宪益先生琐记	47
周翼南	悼孙犁	51
郁 风	雪漫什刹海:记杨宪益和戴乃迭	54
杨 锋	陈光甫的故事(二则)	61
陈学勇	晚年的东方蝟蝢	63
鲲 西	克洛底奥·阿巴多	68
方 平	诗人和他的坐骑	72
李文俊	了不起的女儿	76

叶 朗	对张岱年先生的点滴回忆	79
毛 尖	子善老师	86
蔡玉洗	永远的怀念	89
高 信	钱君匋先生印象	93
吴海发	忆尊敬的孙望先生	97
范小青	“苏州王稼句”	102
周汝昌	萧散淡永,自成境界	105
朱 正	朱金顺可称高手	107
陈子善	向来喜怒形于色,只为吾心太不平	110
杨 茲	哭送辛笛兄	117
王湜华	我的父亲与北大	119
文洁若	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	125
吕 剑	怀杨宪益	131
方 璞	忆钱师仲联	133
韩 羽	杨海宽印象	135
周翼南	怀念梅志先生	137
俞 律	久未晤小心丽	141
黄宗江	七重天上冯亦代	144
子 张	唐湜: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148
缪克构	百岁后,又六年	152
章品镇	伤逝之余	157
屠 岸	三副挽联和一首挽诗	160

秋 禾	朗润园里的“老夫子”	
	——张中行	164
黄宗江	黄裳的“基因”	169
周 实	洁泯先生	172
屠 岸	“上帝把我给忘了……”	174
晁 熙	漫话刘春杰	181
范笑我	我所接触的金性尧先生	186
白 桦	一条板凳上的邂逅	
	——送别十发	191
来新夏	一次难得的晤谈	196
周振鹤	关于杨宪益先生	199
吕 恩	家姐——郁风	202
韦 决	书人福眠	206
陈子善	岁暮怀燕郊先生	210
止 庵	感逝篇	213
扬之水	谷林先生的最后一通来书	218
沈胜衣	扁舟而行,阡陌未改	223
陈四益	平淡的隽永	235
周 实	朱健先生	240
吕 恩	我所知道的曹禹和郑秀	242
弘 征	虚怀若谷的戴文葆先生	249
仁 可	悼木心先生	254

黄岳年	世间再无沈苇窗	257
钟叔河	爱书爱到死 ——纪念萧金鉴	263
叶小沫	纪念我的姑姑叶至美	266
朱航满	去看杨绛	275
常国武	我与速泰熙君的“刀笔缘”	283
陈卫新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背影	289
刘绪源	悲怀中的印象 ——简说黄裳	295
张瑞田	访周退密	299
余新伟	我与董欣宾先生的师生缘	304
李福眠	结网达观	310
罗文华	来公题赠“读书是福”	315
彭卫国	书缘依稀忆来公	319
韦 汶	白桦：云之南的歌者	322
躲 窜	悼鲲西老	328

历历春风侍坐时

徐雁平

五月二十三日（周二）有张伯伟老师的“古代文论专题”课，他在讲“‘兴’义发微”这一专题时，是以其师程千帆先生的治学方法作为引子的。他说，我的老师近来生病了，我常常回想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譬如“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以及“用两条腿走路”和后来的“两点论”等等。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以为程先生的病只是一次小感冒，自然也没有觉察到张老师话语中隐含的一丝不安。因为在不久以前，我经常看到程先生和陶芸先生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到系里取信件，精神相当不错。在“五一”节的长假里，我们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忙着为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

的《程千帆全集》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校对工作，想以此全集作为程先生八十八岁生日（程先生生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献礼。谁会往不好的地方想呢？其实，就在张老师讲这次课时，程先生已因脑梗塞住进了医院，病情且相当严重。今天（六月三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程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个六十余年前求师问学于此、后来又是教书著述于此的古城，在这个绵绵不尽的雨天。

关于程先生的诗文创作、文史贯通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成绩，在《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一书中已有相当全面的反映。我是去年春天考入南大中文系的，在此只是通过近半年所经历的两三件小事的叙述，表达对程先生的敬意和哀思。文章的题目取自程先生《江南故人闻余将休致，咸劝东游。辄赋小诗，以为息壤》七首之三：

诸老凋零极可悲，门生后死亦支离。

石桥布厂经行处，历历春风侍坐时。

诗中有程先生的注释：“霜厓〔吴梅〕、量守〔黄侃〕师寓大石桥，方湖〔汪辟疆〕师寓晒布厂。”此诗大约写于七十年代中期“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之际，回忆往事，感慨无限。今天要借用“历历春风侍坐时”这句诗追念程先生，最适合的人当属他在南大的弟子，即我的几位老师。我是绝对不够格的。然而，这句诗又确实能表达我此时的一种真切感受。

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我记录了第一次拜

访程先生的情形：“昨晚打电话给徐有富师时，他告诉我今天上午十时到程先生家去，请他给我们三位博士生讲讲治学方法的问题。我很高兴。上午带了照相机去。程先生就住在天文系附近，一楼。是他开门的，还有他夫人陶芸先生。他说看到徐老师领我们三人进来时，使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与徐老师、莫砺锋老师、张三夕老师讨论学问时的情形。这句话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之后，他就开始谈他治学的一些经验。他精神很好，记忆力也不错，只是听力稍衰。”程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我们背诵《长恨歌》，以此阐述文学研究中的心灵问题，就是要用一种心灵的感动来理解文学作品，而不全是理性的分析。要做好文学研究，还要和文学作品亲近，这要求研究者自己能创作，能写文章，能写新诗旧诗，如果不创作，就和所研究的作品有距离，就不亲，没有亲人关系，也就没有感发的力量。那时程先生和有富师用十几年时间合撰的四册《校雠广义》刚荣获国家图书奖，他也做了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这套书并不是如何如何高明，在某一方面，如目录学方面不如余嘉锡先生，在版本学方面也难和清代的几位大家相比，但它在各方面都比较全面，是一种总结性的著述，极方便后学。告别时，程先生还送我们签名的自印本《闲堂诗文合钞》。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一日日记：“上午大雨。取到程先生的墨宝，大喜。他给我写了两幅，前一幅‘醉纸斋’三字是从左至右，又重写，效果更佳。又转送程先生给徐雁老师的信。徐老师写有刘国钧（衡如）先生一文，有许多旧事要了解，故托程先生弟子巩本栋老师送北京纪念会后的一本刘国钧先生纪念

论文集及信一封给程先生。”求程先生题写书斋名，是托有富师的，因为我即将搬出筒子楼，有一片像样的读书空间，故有此举。这两幅字后来徐雁老师也看了，他说字写得比以前更饱满有力，不禁称奇。其中一幅字的落款是“己卯冬闲堂八十七岁率尔作此亦醉也”。

四月二十八日日记：“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通义校注》，对校注者叶瑛先生颇好奇，因其所作注中，引用了程先生的著作，并称黄侃先生为师，故写信投在程先生信箱，向他请教叶瑛先生情况，今天就收到他的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雁平贤兄：

惠函敬悉。先师黄季刚先生离北京大学后，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叶瑛先生从黄君问学当在其时。抗战胜利后，朱光潜先生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叶先生以朱之介到武大中文系任教。胜利后随校迁回武昌，不数年不幸逝世。其人性格温和学术亦有基础，所著《文史通义校注》当在武大撰成，但先前未能出版成。我因眼不佳，写字潦草，匆匆奉复，请原谅。

即颂

大安

千帆 四月二十六日

叶先生逝世后葬于武大公墓，我曾送葬。又及。

像这样的学人旧事，我向来比较感兴趣，程先生在一生的

读书治学和教学过程中，交游较广，我在一年前有一个妄想，就是想充分利用现有文献中所提供的线索，列出一个采访提纲，请程先生作一部充实的“口述自传”，借以反映一位学人的学思历程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何以大异于我们这些晚辈。这对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但我也十分担心，这种回忆，尤其是关于劫难的回忆会破坏程先生宁静的晚年生活，终于不忍心也不敢开口。现在这妄想永远地落空了。

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

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

白先勇的故都旧梦（外一篇）

董 桥

……多年后，我才体会得到父亲当年谒陵，告慰国父在天之灵抗日胜利的心境。四十年后，天旋地转，重返南京，再登中山陵，看到钟山下面郁郁苍苍，满目河山，无一处不蕴藏着历史的悲怆，大概是由于对南京一份特殊的感情，很早时候便写下了《游园惊梦》，算是对故都无尽的追思。台上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在台下，我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就这样，白先勇一九八七年重到南京，游罢秦淮河、夫子庙、媚香楼，当晚看了江苏昆剧团张继青的《三梦》，离去前夕，在蒋夫人别墅美龄宫设宴答谢她的精彩演出。名将白崇禧这个儿子一九四六年跟着母亲和四哥去那里参加过蒋夫人的圣诞派对，四十年时空骤然交错：他想起宋美龄那天穿了黑缎子绣醉红海棠的衣裙，觉得她“雍容华贵，世人不及”。他宴罢到楼上参观，但见夫人卧居样样依旧，“可是主人不在，整座‘美龄宫’都让人感到一份人去楼空的静悄，散着一股‘宫花寂寞红’的寥落……”

辽宁刚出版的《万象》杂志登了白先勇这篇《我的昆曲之旅》，也登了何华记加州访白先勇的随笔。白先勇上个月来过香港，城大张隆溪教授设宴，我走不开错过了盛会。阔别数年，阅报见到六十开外的故人风采依旧，昨天读到他的新作，更觉得雄放而不减苍秀的气韵，其卓然成家确是注定的。白先勇台湾起步，笔走天涯，红透华人社会而丝毫没有丢掉文人良知与学者志业，重回大陆受到大江南北隆重的礼遇，头脑竟不发烧，文章始终冷静，新情旧义，一笔不苟，通篇映照磊落的胸怀，那是难能可贵的。何华访他之时，刚巧他的《台北人》当选“台湾文学经典”三十本之首。他说，要说文学经典没用，真是一点用也没有，也不能救国救民；要说有用，那是民族心灵的投射：没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们这个民族会是多么苍白！明乎此，作家才不致浑忘“赏心乐事谁家院”。

《夏闺》里的那个簪花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代黄杨木雕仕女一件，倚书而卧，

容貌娟秀，衣褶柔婉，以黑漆描金罗汉床和锦荐代替木座，匠心毕露，我觉得很好。有一天，武汉江汉大学艺术系教授周汉生来信附了一张彩照，拍的是他近日完成的竹根圆雕仕女，题曰《夏闺》，我也觉得真是好，殷殷求他让给我。汉生知道我家藏有他的《藏女》和《莲塘牧牛》两件竹雕，保养得好，是真心喜爱，答应了。他让女儿带《夏闺》去深圳，我汇上润刀再请朋友趁便带下来，一看果然诧为鬼工。

竹色淡洁微亮，那位清代少妇手肘撑着身子斜斜倚在榻上，远观近赏分明是素秀的容颜，头上绾的是细致的簪花螺髻，衣纹缥缈，手握一把纨扇，遮住前胸，满身悠闲。说是榻，其实是汉生以黄杨木做的矮板床，清凉干净，衬上纨扇，轻轻点了题。

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继承传统、开拓新局的重要作品，体现了周汉生论文《明清之际文人工艺观的转变》中的整套理论与憧憬。见了这样的作品，我心里既是震撼也带哀愁。震撼，为了那永恒崇高的美的演绎；哀愁，想到的是工艺美术家在文人轻视劳动的氛围中为提升自己而付出的心志和毅力。中国历史上重道轻器和玩物丧志的人文特征压抑了工艺美术的发展趋势，要到明清之际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萌芽，读书人的人文主义意识才步步觉醒。经济一旦上扬，万民侈靡成风，讲究生活艺术，士大夫才对进道之技兴趣浓厚。周汉生说，李流芳、钱大昕之于刻竹，高凤翰之于刻砚，方于鲁之于制墨，陈曼生之于紫砂，都是经济势头营造出来的文化生态。

汉生一九九五年底给我的信上说：书画家多自恃清高，看

不起工艺美术；但一遇商业机会，却又争着去抢工艺美术这口饭吃，工艺美术晚清以来都沦为书画之附庸了。我当时想，齐白石是木匠出身，工艺美术师傅一涉丹青而登峰造极，正好给那帮无知文人一记重重的耳光！汉生就在这样不平的认知下，默默钻研竹刻艺术留青技法之外的圆雕造诣。《夏闺》不但超越了清代圆雕泰斗封锡禄的技艺，其境界与品位更体现出文艺复兴那样的修养和胆识。